

栗園文稿

中村鼎五編輯

坤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286

2

10

15

20

25

30



文庫11  
A1286  
2

柳田泉文庫



栗園文稿卷二

○○文論 示門人

男 鼎五輯

羽峰曰確論  
名言

揮存六經而弗讀。所讀書。不過唐宋八大家。文章軌  
範。洎明清諸家集。乃自謂作文之法畢備焉。遂剖文  
與道為二。是今時青年輩學文者之通弊也。不知文  
即道。即文。外無道。外無文。而文也。道也。皆載  
在六經。韓柳歐蘇固勿論。雖明清諸家。莫不從六經  
悟入焉者。故韓則曰。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則曰。文  
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朱竹垞

栗園文稿卷之二



老谷曰先生  
教導之嚴如  
此宜致致令  
日確堂行履  
之方正也

曰六經者文之源也。邵青門亦曰。學文者必先濬文  
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夫六經  
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繇此觀之外。六經而  
言。文不知文者也。抑余又有說焉。不宜讀不正人之  
文。昔者真西山見楊伯子。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  
一讀擲之。曰此人太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行句。所  
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恐染神亂志。伯子佩服  
其言。余於八家。不喜讀王安石文。蓋以口談唐虞。腹  
畜詐術也。雖有不以人廢言之聖訓。而亦不可不思  
焉。嗚呼。學文者當先正其心術。潔其品行。務讀六經。

羽峯曰。字頭  
進步甚有力  
老谷曰。一結  
新峭有此便  
可誦

知文與道非二物之理。然後構思下筆。幾乎可以弗  
畔也。歛。雖然。今世人情喜新而厭古。忽本而趨末。不  
獨文章也。噫。

羽峯曰。句々正。語々確。不唯鍼青年學文者。又足  
以破輕躁無守者。此之謂益世之文。



不可使女子讀書論

女子嫁而生子。有撫育教訓。達才成器之責。故女子之不可不讀書。急於男子矣。此說蓋出乎西洋人之口。朝廷用其說。開女黌置教師。俾童女年六歲至笄入黌受業焉。時人皆以為開化。余竊謂此事在西洋女子。則得失未可知也。至我邦女子。則不獨無益。反有貽害焉者。何耶。大抵女子。智慮褊淺。局量易滿。苟讀書識字。勢必生驕慢之心。誇曰。吾非曹大家謝道韞後身。則紫式部清少納言之流。亞矣。作艷詩。浮文。以為淫奔之囿者有之。自標太高。造言不肯嫁。以

羽峯曰。凡女子云々。本邦舊俗。男子專制。而昇視女子。習成性。故習見之際。如有似此者。然則恐無此理也。

老谷曰。處女讀書者。比令皆是可歎。羽峰曰。誇曰云々。其然。本邦學校。教女子。亦必讀書。一東又曰。是偶不善讀書者之弊。不可以律海內女子。

處女終其身者有之。織手所弄。唯彤管之燁。至于裁縫刺繡。蠶織紡績等事。視以為細故。不屑為之。廢居室之大倫。以亂敗風俗。是有女子之名。而無女子之實矣。一妖物也。其中或適人。不能婉婉聽從。以事舅姑。不天其所。天者而蔑視之。女子讀書。其貽害大抵如此。可勝嘆哉。若夫讀書恪守女範。能事舅姑。從所天之命。訓誨其子。以為俊士端人者。求之和漢。非無其人。然千百中一二。自非賢女。焉能至於此也。昭陽龜井先生。使其女小琴讀書。比長。學力富贍。氣象磊落。而睫底無復男子。後先生噬臍。是余所親聞也。古



楚魯曰應前

處原翁女采蘋亦好讀書漫游四方以才藻噪干時而頗有醜聲其他可以類推余深惡女子讀書故余門無女弟子矣余雖有一女一孫所習者惟女紅決不使讀書恐其變為妖物也易云無攸遂在中饋負言詩云載弄之瓦無非無儀無父母詔罹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晷酒漿養舅姑縫衣裳皆教之勤卑事習勞苦耳未嘗聞有使讀書之訓也然則婦人不教子乎曰否生女教以女紅男則擇良師而託焉雖然女而不識字亦為不便不有平假名字者乎使其習之足矣何必使之讀書是為乎

楚魯曰無非無儀是女子之至德詩人知道故其語如此

東園文集卷之二

犖牙子曰設庠序教男子亦豈必達才而成器哉唯能使之不閑則自然風移俗易易治而難亂若縱男子任其自運而約女子使遵道此舍綱理目之說而宋明道學習氣亦往往有之未知世之識者以為何如  
羽峰曰世或有嗜甘味者或有好辛味者是以細腰大額與三平二滿皆鮮有不得其配者固不能齊一之也亦未必齊一之也如此篇論女子讀書之弊痛快激切至矣盡矣然是亦老先生之所嗜而非余之所好也

東園文集卷之二

四



老谷曰。愚鄉里一豎生女。讀書。作和歌。眼中無男子。面目可憎。嚮來東京。為代言人。女子讀書。勢至此。此論確不可易。

天江曰。造化生物。千差萬別。自有靈蠢之異。既有靈蠢。不能無尊卑。人靈而畜蠢。男尊而女卑。理之尤易知者。倘不問靈蠢尊卑。而惟以造化生々之德論之。則人與畜不二。而男女牝牡雌雄亦一焉耳。於是乎。男女同權之說起。而婦人抹却柔順二字。又君臣父子同權之說起。而臣子抹却忠孝二字。竟至奴視楠公。名教墜地。倫常滅裂。妄說之流。

皆毒不亦甚乎。蓋男女同權。齊其尊卑。故亦不異其教。於是鑄出許多驕慢女子。所以先生之不得已於言也。

皆毒不亦甚乎。蓋男女同權。齊其尊卑。故亦不異其教。於是鑄出許多驕慢女子。所以先生之不得已於言也。



○習有新舊善惡論

習有新舊善惡之異。其善者宜取焉以為模範。若其惡者則不可不發捨而急除之。何謂善。曰我邦振古子之孝於親。臣之忠於君。信於友。順於長。克守禮重義。砥廉知耻。全節殞軀。名聲烈々。膾炙人口。照耀簡策。是舊習之善。卓越萬國者。君子國之稱。信不誣也。後人宜視効焉以為模範也。何謂惡。曰慶元而還。太平之久。人々皆偷安苟且。士大夫席祖先之功勞。陟尊位。食大祿。意氣揚々。以門閥驕人。習為成風。是舊習之惡者也。戊辰以來。皇政丕新。一掃舊習。人々

有所悔悟。明智識除陋習。莫復言門閥。習為成風。是新習之善者也。不尚孝悌。不重忠信。不守禮義。不砥廉耻節烈。習為成俗。是新習之惡者也。舍惡習。取善習。是為得之。脫不問善惡。一槩為舊習。以卑之。為新習而崇之。可乎。獨奈今時青年之小有才。而無智識者。此之不察。動輒曰。舊習々々。其目中無一非舊習者。頃余聞之於巷說。曰某里有一少年。盤坐於父兄前。舉其所不知以問難焉。人或責其無禮。少年冷笑曰。開化々々。何必規々拘々。墨守舊習之為。是以孝悌之道。為舊習不足行也。嗚呼。新習之惡者。往々如

西齊曰滔々皆是不勝慨嘆



老谷曰議  
論痛切

此不可不急除之。苟遷延曠日。則不孝不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不知廉耻節烈。凡諸新弊。雜然而出。一人唱之。始也和者十人。中而百人。終而千人。羣和之。新習之弊。將有倍乎舊習者。於是乎開明變為否塞。君子國化為小人國矣。可不深憂乎。然則除新弊有策乎。曰有之。小學校教生徒。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節烈之道。然後及技藝。庶幾可以救其弊矣。世人徒知舊習之害。而不知新習之害如此。何也。蓋坐謬解。朝廷之深旨耳。盧毓有言曰。才所以為善也。今有才而不能為善。反以為惡。孫登曰。才多識寡。難乎

老谷曰刊而  
不護

免於今之世矣。嗚呼。使少年之無知識者。知舊習之善如彼。而新習之惡如此。進修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節烈之道。以免於刑戮。其責果在何人歟。  
弊牙曰。衣新則完美。弊則垢惡。積年之久。風習因以垢惡者。弊之常也。今曰有新弊焉。譬之於衣。新則無弊。弊則無新。新而有弊。猶是舊弊之借新以護者已。此意宜著眼而靜觀之。  
老谷曰。弊牙先生評妙甚。無復一語之可贅。余更下一轉語。曰。舊衣之弊垢。無奈之何。其垢膩之汚人者。將奈之何。



論教師

凡百物擇而精之。乃可以供用無害矣。今夫菜蔬微物也。采之為羹。猶且擇而精之。不則或有蟲毒。况於用人乎。國有戎事。不可不擇將而精之。不則必償軍。身有疾病。不可不擇醫而精之。不則必死于非命。當今之時。不可不擇而精之者。何最為急。小學校教師是也。夫教師者。蒙徒之所視效而取則。擇之豈可不精哉。王政維新之後。首詔天下立學校。雖深山窮谷十戶之邑。無不有學校焉。既有學校矣。不可無教師。有教師矣。不可不擇而精之。今欲擇而精之。亦或

羽峰曰教師  
而如此使人  
啞罵不已  
老谷曰諸縣  
同一慨嘆雖  
都會恐不免  
此弊

乏其人。若以乏其人。故廢校。必蒙譴責。是以不問其  
人品行之正邪曲直。爭出金雇之。以為教師。於是乎。  
惡少年而為教師者有焉。游冶郎而為教師者有焉。  
或沈湎於麴蘖。或踰牆而樓處女。其品行端正者。蓋  
幾希矣。污穢學校。戕賊蒙徒。莫大焉。猶授暴將以司  
命之任。委庸醫以回生之術。雖欲不償軍。不殺人。豈  
可得乎。然則學校可廢歟。曰否。教師得其人。則可。苟  
未得其人。則宜白諸官。姑廢校。官亦當許其請。何必  
糜無益之財貨。雇七賴之教師。以戕賊蒙徒之為。假  
令官派出佳教師。其雇俸之費。邊僻小邑。豈能供其



賞哉。余有深慨乎此。不知世之識者以為如何。  
羽峯曰。論教師之弊。鑿々中肯。苟為學務課。及學  
區取締者。宜寫一通。晨昏觀以為誠矣。  
老谷曰。先生倦々於教化。不啻飢寒於衣食。故其  
見文字者。不一而足。此可以見其為人矣。

○藤原藤房論

後醍醐帝之蒙塵于笠置也。藤房扈從焉。草行露宿。  
未嘗暫離側。辛苦艱難。如與帝同之。而終身不變。臣  
節者。可不謂忠且貞哉。既而賊滅。天下始定。

帝志滿氣驕。內寵弄權。奸臣窺隙。綱紀日弛。藤房屢  
犯顏諫之。帝弗聽。最後千里馬之諫。理直辭切。大  
觸逆鱗。於是至北山岩倉。祝髮為僧。深山窮谷。樹下  
石上。視以為家。嗚呼。藤房之忠貞。而長往遠引。棄  
帝如遺。於君臣之義。何其惘然。至於如此之甚哉。余  
不能無疑焉。因思之。蓋其所以惘然者。藤房之形跡。



羽峰曰進一  
步以道理責  
之如老史斷  
獄誰能得道  
之  
老谷曰藤公  
之與重盛至  
性酷肖行事  
相以觀貼作  
論敏甚

而所以不怒然者。即藤房之真心也。以何知之。忖度  
藤房之心而知之也。當時藤房之去也。其心必曰。臣  
去之後。或又有蹇々進諫如吾者。陛下便嘉納焉。其  
所哀顛於。帝者如此。是以隱遁為諫。爭也。不然。則  
藤房者。一殘忍薄情之人。焉得為忠貞乎。世人徒以  
藤房之速引長往。致視軒冕為清高。不可及。豈知藤  
房之心者哉。雖然。方此時。藤房之不可去。譬猶重盛  
不可祈死。重盛死而淨海狂暴愈甚。無有復一人諫  
之者。藤房去而。帝益荒政。無有復一人諫之者。則  
謂藤房專為一身之計。而不顧君者。恐無辭可以遁

焉。由此觀之。藤房之於。帝。唯有諫耳。諫而弗聽。可  
繼之以死。如是則忠貞之事畢矣。藤房之責塞矣。而  
藤房慮不出于此。余深惜之。

甲賀郡三雲村有藤房公遺跡。頃者。邑人某奏諸  
朝廷。欲募金以新建廟。其意蓋在與湊川神祠較  
輪奐之美也。一日來謀之于余。余曰。公一旦棄世  
入釋門。與楠公子孫死于。王事者。不可一例視  
之。今為起土木。公若有知。必不安於地下。且有反  
大損其德者矣。況既有祠堂在焉。歲時修其破壞。  
以禦風雨足矣。何必新建廟之為。某無言而退。於



是作此論。

老谷曰。此先生有為而作者。况紆餘曲折。意到筆隨。可不存乎。

○無草祠碑

高山之巔。風勁雲冷。氣候瑟縮。諸草弗能生。如平原夷地。則蔓延易生。今此祠非在高山之巔。而境內弗生寸草。雖生忽枯。是以有無草祠之名。意者神惡草使弗生乎。將土中有一種質。故然乎。此理吾未究之。唯祭神者。宜致如在之誠耳。神者。天火明瓊。多抃尊也。

繫牙曰。短文殊覺潔淨無垢。  
羽峯曰。起手突兀。結末精確。極勁極警。



神谷生墓碣銘

師老而易箚。及門弟子。哭泣葬之。或誌其墓。悲則悲矣。雖然。老者死而少者存。是為順境。門人夭歿而老。師臨哭。又誌其墓。少者死而老者存。是為逆境。豈非可悲之最甚者乎。余老而遭此逆境。為門人誌其墓者。不為寡。今又有此悲焉。舊水口藩士神谷生。幼從余暨兄彛學。與年俱長。駸々乎跨越等輩。為人謹愿。介々自守。余乃與彛謀。薦之藩主。為泮黌助教。給以餼廩若干。令譽播于時。人莫不榮羨焉。戊辰以來。朝廷所在設小學校。生為日野校教師。暇日則携經

史來而質疑。蓋其志不安於小成也。生平日善病。竟罹篤疾。醫藥無驗。以明治八年十一月廿一日歿于家。年二十有七。葬于余先塋之東。遵遺言也。余撫棺哭泣。且視其窆封。嗚呼。天假之年。則其所造詣。不可測也。而今中道蚤世。人莫不悼惜焉。生名亨。字正中。號默軒。頃者。其兄某建墓碣。請銘余。余乃攬淚述其終始。係之以銘。々曰。

自幼苦學。焚膏油。天忽召汝。記玉樓。孤魂遠赴幽冥路。却使吾泣銘汝墓。

羽峰曰。逆境之悲。使人悽然傷神。



○鎮西八郎為朝遺邸趾碑

保元之亂。源為朝隨父為義。應崇德上皇之徵。時年十八。獻攻戰之策。不用。軍敗。匿輪田邑。有疾。浴民家。人視其軀。幹魁偉。怪之。告官。夕遣兵圍之。為朝保體。扶柱。擊殺數人。遂就縛。輪田者。在近江甲賀郡。頃其邑人立川某。携其家譜與地圖來。謂余曰。吾邑有源八郎遺跡。其事存土人口碑。吾恐自今而後。物換星移。其地湮滅無聞。故今欲建碑表之。非文得其人。則不可。先生年逾七十。而志氣如壯時。豈非吾所謂其人乎。請為吾運椽大之筆。以留遺跡于千載之下。余

取譜與圖考之。保元中。源滿政為甲賀郡司。居輪田。為朝以其同族故來託焉。至滿政二十。在苗裔。移住于江戶。為幕府麾下。而立川氏實為其枝屬。今此舉蓋亦受宗家志云。余乃慨然奮筆曰。初為朝年甫十三。獲罪於父。奔豐後。侵掠九國。時人畏其勇。號曰鎮西八郎。既而聞父坐已事。視官詰闕待罪。及兵起。助父健鬪。軍敗而捕。抑天也。嗚呼。為朝之慄悍桀驁。而能自引罪悔過。以身赴父急。與其兄之殘忍貪恠。殺父以保富貴。覩面無愧。終死于人手。貽臭萬世者。孝不孝。美惡天淵。若夫臨戰鬚髮上刺。目眦倒裂。手大



引。注長箭。啞啞叱咤。縱橫馳射。勢如雷震。莫不應弦而斃。敵或取其巨鏃傳觀。股栗心悸。我礮駭盧島。關以來。男子之生于武門。幼而膽壯氣旺。膂力拔群。猿臂善射者。余推為朝為第一焉。立川氏家藏一弊甲。上旅極大。相傳為朝所探。愈益信其來潛伏于此也。距郎址數百步。有地曰湯谷。即為朝所浴湯處也。老谷曰。一氣呵成。縱橫揮霍。如八郎臨陣。以見先生老益壯。

老谷曰所謂燕趙悲歌士可入游俠傳中

○祭西本祐準文

明治紀元。肅霜始降之月。中村栗翁。具時羞之奠。祭於門人西本生之靈。嗚呼汝準。天質捷敏。又能飲酒。醉則如隼。縱橫搏擊。不少容忍。好唱正義。謬令不忌。感極乃泣。切齒攘臂。游俠自許。家無儲積。以身救人。志士沓至。今春月正。有詔發兵。寇屯伏水。潰奔震驚。時余乘駟。風馳赴京。汝忽聞之。抹額提槍。追及勢多。敵王所憚。顏色猛獍。同呼大白。下物覬羹。遂從官軍。深入陣雲。頃讀日誌。傷吾天君。菅谷之役。紘々紛々。汝爰鬪死。勇氣絕群。既死。王事芳名傳聞。想見其



然  
老  
合  
日  
想  
應

戰。銃丸雨霰。劍光掣電。鬚髮倒豎。鮮血被面。今吾老矣。席上徒死。馬革裹屍。媿汝有耻。汝妻汝子。强健睡起。且有同志。代汝愛視。罔使飢寒。汝心宜安。叙哀招魂。嗚呼哀哉。庶其來殮。

栗園文稿卷二終

栗園文稿卷三

舊稿附

男 鼎五輯

○○呈某先生書

中村和再拜白。某先生侍者。僕本鎮西寒士。家唯四壁立。才識空疎。百不若人。雖然。天賦駘驕。感慨淋漓。未嘗為一不善。取譏於鄉曲。非驕且慢也。初僕之在鎮西也。遊于帆足愚亭。龜井昭陽之門。講習經義者有年矣。雖未能深造大道之淵源。而畧覺有所發明。於是愈滋淬勵。朝齏暮鹽。殆不知窮鬼之責身也。既而竊以為。二老學植深優。識見卓絕。加旃以談博實。



為鎮西泰斗。我終身師焉。有餘而無不足矣。然而海  
 陬側境。不獨乏載籍。密友亦有限。何以資切劘之功。  
 夫。上國。四方。豪傑之士。所輻湊。學問。文章。愛出於二  
 老之上者。不可謂必無。且書肆如林。珍書奇籍之權。  
 皆在於其手。遊焉以廣我之閱見。豈不勝伏匿于僻  
 遠之地。死守井蛙之見乎。蹶然而起。告別于父兄。一  
 身。雙劍。乘長風。破大海之浪。得達浪華。實距今廿年  
 前也。時賴山陽已遊岱。其友篠崎小竹翁。主盟於文  
 壇。僕將往見之。適閱之於人言。曰。翁之為人。好育財  
 計。叅累。爭子母。家積千金。苟自非大腹賈。則不肯收

老谷曰。志叙  
 二老之賢而  
 後及已。造因  
 之故言有次  
 序。此一篇骨  
 子。

於弟子之藉矣。嗚呼。僕千里羈遊。米塩猶不鉢自給。  
 况於金乎。以故不果。遂自奮曰。人固有仁義之性。况  
 翁讀書講道之人。豈忍以遠方寒士無金而擯斥之  
 乎。將往見之。則莫為先容者。熟思忽得一計。往歲識  
 其門人前川某于豐前。今以此為紹介。何不可之有。  
 乃作一書。縷述其顛末。併及徂徠見一寒士不以金  
 為贄。以文為贄者。持之踵門請見。翁一覽。欣然引見。  
 僕不飾邊幅。不設珍域。談論移晷。口不嘗言金也。未  
 閱月。薦僕於水口。以充教授之職。爾後僕有文詩。翁  
 評竄之。翁亦有得意之作。則必附郵以示之。嗚呼。僕



之於翁其知遇果何如也。由此觀之。以翁為貪財譏  
之者。恐非知翁者也。僕又竊以謂翁之於金。取之於  
富貴人。不取之於貧賤人。取之於齷齪俗士。不取之  
於磊落讀書人矣。皆因人制宜。非謾然無擇也。今也  
翁逝矣。作一文賦一詩。就何人而正焉。讀一書得一  
疑。亦從何人而質焉。徒無佛處稱尊。實僕之不幸也。  
乃欲得一二耆宿從之問業。敦求其人。宜莫先生若。  
將往進謁。適閱之於人言。曰。先生書家耳。画家耳。而  
貪金無厭。非儒也。僕曰。振古名公巨卿。從事于斯技  
者。世不乏其人。儒者餘力為之。何害之有。昔者柳公

老谷曰。饒人  
正意

野田笛浦曰  
派勅自筆  
如轆轤何等  
妙脫

權以筆法諫其君。秦觀夕輞川圖。不藥而病自愈。所  
以有筆諫特健藥之名也。而以先生為貪金者。蓋出  
於俗士輩白手而欲得先生之書画。而不能獲焉者  
之口而已。猶小竹翁之得貪金之譏於世也。亦何損  
於先生。頃有客叩門。談及先生事。曰。世人謂先生鬻  
書画貪金者過矣。先生之於金。取之於俗客。不取之  
於文士。取之於多金之人。不取之於無金人矣。予不  
信余言。請至京見之。僕因以謂苟如此。則先生所為  
亦猶小竹翁所為。譏先生者。蓋可謂妄矣。今也將往  
拜清標。亦恐其唐突無禮也。過不自料。作此書。畧述

老谷曰。後而  
不厭



僕之履歷。以達之左右。若允相見。宛如得一小竹也。於僕幸甚。伏竢回音。和頌首。

弊牙曰。篠崎氏。貫名氏。皆是有金之儒。其有貧名固宜。栗公猶待之以恕。不沒其所長。如我拙翁。則埋沒于借財中。終身拮据。人亦被之以貧名。噫。寃矣。讀先生投書。始知先生待拙堂翁。太非此篇二氏之比。有恪為之卸擔矣。

老谷曰。滔々汨々。一氣說下。不可句截。此文之以氣勝者。

○○上分部侯書

外臣中村和薰沐盥漱。上書分部侯閣下。入春來。天劑不順。伏惟台候萬福。距今二十年前。閣下自江戶還封。途過敝邑。使左右齋友人嶋田見山書至。發而讀之。縷述閣下禮賢愛士。專力於文武之由。與欲召見和之意。事出望外。忻悚兼臻。當時和竊以謂禮賢愛士。用力於文武。固是諸侯分內之事。苟能隨其分。而修其事。乃可以為英主賢君矣。若水戶義公。備前芳烈。肥後靈感。會津土津靈。米澤鷹山諸公。即其人也。然而此五君者。生於干戈僅息之時。讀書講道。勵



精旨治。故能如此。今也承平積久。諸侯荒禽。渙色衣錦繡。飽膏粱。奢靡成風。柔懦自甘。視文武如贅疣。可勝嘆哉。閣下則不然。在治世。猶在亂世。夙夜戒懼。能禮賢愛士。專用力於文武。是知閣下天資卓絕。氣象雄剛。與柔懦自甘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仰慕之心。轉切。雖然。傳曰。人臣無外交。且往見不義。前脩為交際。設堤防。其嚴如此。非可妄踰也。而又有從宜之說。則不必拘々乎此。遂往謁左右。閣下直命坐。賜茶。不設吟域。不脩邊幅。磊々落落。除文武談外。無一語及他事。和洽信見。山之不欺人。而服閣下所養之深且厚。

發牙曰見山  
晚年亦學萬  
人散其議論  
鑿乎聽見  
山沒之數月  
而亞米利加  
船始到于浦  
港見山墓在  
淺草人傳墓  
石夜叫想非  
虛傳也其後  
事故百端令  
見山在必有  
可觀惜夫

也。獨奈奴劇之際。不能傾輸胸中所藏。以副閣下延見之意。於今為遺憾。拜別後。將作一書。因見山以候台安。會見山厭世。和聞訃慟哭。不甘飲膳者累日。何也。和本與見山同國。自幼莫逆。後雖各在遠地。然常緩急相依。所謂胡越肝膽。而非一室千里之比也。閣下嘗延見山為門客。親學其劍法。意者情義親密。必當矜惜其死也。嗚呼。見山逝矣。欲一奉書以候台安。邈無其路。徒望美人於天一方耳。客秋并出某來在敝邑。每々傳閣下之意。靦縷無所不至。於是乎和重有所感焉。夫在千里之外。誌二十年前之事。屈諸侯



之尊嚴。而問匹士之安否。自非愀然自謙而厚信道者。其孰能與於此歟。待和猶然。况賢於和者乎。不卜而知文武傑出之士。殷轅於閣下之門也。某將東歸。和不肖。忘僭越之罪。敢妄奉書左右。干瀆威尊。面熱汗下。閣下宏度。必不賜棄擲。拙著三冊。告刻竣。謹獻左右。其中載見山傳。閣下若辱覽觀。足以悉其為人。和今年五十七。短髮種々。五分白其三。加之重腿疾。而銀海瞭然。未假雙睫。燈下能讀蠅頭字。又性嗜酒。醉則淋漓慷慨。神氣益旺。以此自慰。閣下勿以為念也。和謹白。

繫牙曰。以見山為引子。而縷々說到分部侯身上。大有所裁。末段眼力酒量。一發驚人。拽起通篇文勢。不為閑言語。妙。

老谷曰。僕少年日識見山。其人慷慨雄視一世。非特一劍之勇也。先生與之莫逆。宜其文章與長劍爭光也。



上秋月公書

外臣中村和薰沐再拜頓首。上書秋月公閣下。初和聞之於人。曰。今在諸侯有公子三人。學問文章鬱成一家。時人目以三公子。問其名。而知其一。即為閣下也。嗚乎。何其盛也。不知何以播此大譽。豈得非以不繡其鞞。悅而實其腹。故輝光自溷。發于外耶。夫本邦鞞。喜而還。居諸侯之位。勝於君師之任者。除芳烈靈感。鷹山暨水戶。義烈會津。土津諸公外。殆乏其人。矧輓近諸侯。大抵皆不學無術。曠々昧々。至白首猶有童心矣。甚則酒酒漁色。恒舞酣歌。暴斂苛征。以恣私欲者。滔々皆是也。若茲者。何望為人師乎。意者

羽筆曰超然  
過他華族

老谷曰人君  
人師為後段  
暗引

閣下異於此。既為人君。又為人師。誘厲多士。以使帥其教。負荷君師之任於一身。而不重焉。如閣下者。求之於諸侯中。不知果有幾人。今春天子赫怒。張皇六師。大破東軍於伏水。烏羽又新開太政官。旁徵天下之俊傑。論材量力。任事授職。都俞吁咈之聲。如在其座。而聞焉。加之。天子聖明勇智。宵衣旰食。躬親萬機。綱紀大張。鎌倉以來。王室之式微。至今日。忽為神武創業。垂統之勢矣。率土臣民。孰不欲慷慨感激。而勤于王事乎哉。和讀太政官日誌。見閣下名載在參與中。歡喜不自禁。曰。公子而在斯。撰天下之幸也。既而又聞閣下為天子侍讀。和大驚。曰。本朝振



老谷曰與前  
段掩映佳甚

羽峯曰意到  
筆隨即命筆  
之態宛然  
有日

古朝紳而為。天子侍讀者則有之。諸侯為。天子侍讀  
者未之有也。始而疑之。終而信之。曰。今也朝廷舉用賢材。  
不拘門閥。則諸侯而為。天子侍讀。莫復足怪者。而其力  
勝為。天子侍讀者。非閣下而誰。和謹為閣下賀之。不獨  
為閣下賀之。又為天下賀之。而更有可大賀為者。何也。方  
今舉朝皆君子。而莫有小人矣。當斯之時。閣下日咫尺黼  
坐。而承德音。講明經史之餘。自稼穡之艱難。小人之勞。以  
至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洎古今治亂興廢之跡。妮  
々諷諭以聳動。聖聽為之舟楫。為之塩梅。贊頌匡救。竭  
心啓沃。則延喜天曆之治。赫々然可復見乎。今日矣。抑和

所請於閣下者。有一于斯。何也。近得川田某獻閣下書而  
讀之。辨白其主無罪狀。情迫辭蹙。字々皆淚。哀籲之聲。聞  
于楮上。有足感動人者。扣萬々保其決非偽也。仰願閣下  
其救解之。使板倉氏永血食。是天地再造之恩。某雖死必  
將為閣下結草也。和於某無一面之識。然與豚兒相善。不  
忍默々坐視。故為之請哀如此。嗚乎。以陪臣之微賤。呈書  
未嘗辱知之貴人。不敬殊甚。愧悚駢臻。然有感於心。欲默  
不能。亦老人之常情。閣下憫而勿罪。幸甚。和昧死謹言。  
羽峯曰。洋洋太平之頌聲。使人感喜聳聽焉。  
老谷曰。跌宕明快。毫無斌媚態。



○○并坡詩集序

予文刻成一讀淚數行下無他感其不及父母俱存之日也時有客叩門延見之彥根人田子順也才敏寒煥畢乃出其詩稿曰帖侍在家齡皆過七十使僕刻此以公于世相促如星火亦老人之常情也或遷延不果一朝厭世後悔靡及故不欲忤其意請子序之予讀其詩清淡有味且多至千百首可謂盛矣於是重有所感焉古者人子事父母日貯錢數十買其所嗜物以盡其歡心名曰買笑錢今子順之於父母不以錢買笑將以詩買笑々一也而其雅俗相判不

家長語曰  
得此一典故  
成一篇好文  
字甚妙

啻徑庭是知三性六筮不足以為珍然則無論子順雖予亦欲其速竣工而使父母欣然含笑吟咏也果如此謂之買笑詩可因慙慙之曰勉哉子順傳云孝子愛日慎勿如予文不買笑於父母生前而反買悲於死後也書以為序

晒齋曰買悲買笑主賓相照為佳文

攀牙曰并坡亦請序於拙堂未成而拙堂逝矣有恪受其意代序亦可謂買悲文也



聽月樓記

門人鵝飼生新築室成。予為署其扁。曰聽月樓。蓋取義王昌齡聽月樓太高清也。生笑曰。先生之言過矣。天豈有有聲之月乎。且室陋隘。非有輪奐之美焉。而名以樓。敢問何謂也。予應之曰。吾入子室而遠望。山之在數十里外者。皆可以收衽席下。則謂之百尺樓可。何必雕欄層陛。然後以為樓乎。室尤宜于月。白日既沒。繼以明月。方斯時。子澄心凝神。對月思詩。吟成。朗咏高吟。忽有聲出自月中。窈渺清越。如相和然。是非聽月而何。曰。然則月固有聲歟。曰。無。而今其所以

若谷曰。讀有聲出自月中。句為之掩。不知何語。投之。至未改拍。

素詩

有聲者。蓋月有所感。乎詩句之妙。與吟聲之美。而爾。且無能生有。有感必應。是故山之無聲。人呼之。則有聲。水之無聲。人伐之。則亦有聲。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莫一非此理。何獨至於月而疑之。抑不止月有聲。劍亦有聲。子猶疑予言。請取二十七松堂集聽劍堂跋而讀之。

晒齋曰。是故山之無聲以下。妙夕。議論出于意表。使人駭絕。又曰。如讀笛浦文。

擊牙曰。題目之奇者。易於下筆。此等作。於翁不過為醉餘諧謔。或許以廖燕筆意。噫。似矣。



循理堂記

黃帝告雷公曰。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帝斯言。真可以為醫人頂門一鍼也。今夫獄吏聽訟。廷對有口之人。清問有辭之事。猶且差錯。以致其冤。况醫診無口之脈。用不言之藥。茫乎無可咨詢焉。雖欲不誤治。豈可得乎。雖然。脈有浮沈遲數。藥有君臣佐使。治療不能無其理。苟循其理。處其劑。以使服餌之。不達中瘳者。未之有也。猶獄吏閱實得其理。則無冤罪。甚矣治療之不可以不循理也。而高手能循理。粗工則否。渡邊君業醫三世。折肱者三。以故

其術頗精。治療未嘗不循理。及其說病原也。妮々不倦。使病者心服焉。一時以為高手。宜哉。請治者齋至其門也。頃索余名其堂。余偶讀素問。乃取黃帝語。名以循理。且暢其義如此。但未知余言之盡循理乎否也。

哂齋曰。借聽訟。而明處劑。不須多言。而明白切當。文亦可謂循理矣。

擊牙曰。今時論醫術之書。日新益多。不患無典故。栗公記一堂。乃自素問發端。可謂異乎三子者之撰矣。



宗棻亭墓表

友人宗棻亭游岱之四月。其配與其義子拙哉謀。將建墓石。來謂余曰。良人在世。不乏賓友。但金蘭相契。而孰悉其性行者。獨有先生而已矣。故表於良人之墓。非先生則不可。是妾之所敢煩以表也。言訖淚下。余哭弔之。且曰。縱令無所請。固將表之。况於有之乎。乃為之表。曰。君諱秋字真哉。號棻亭。北豐白野村人。白野與我中津地之相去二十餘里。以故未知有。其人也。余年弱冠。游南豐。從帆足翁學。見同窓中有一醫。曼膚大腹。鬢髮蓬鬆。風骨甚奇。余竊嘆曰。斯人必以岐黃頭。締交日親。亡幾。鴻爪印東西。邈無音耗。既而余萃社水口。聞君在京業醫。乃往訪之。君倒屣出迎。未及叙寒暄。先酌酒。以話索居之情。時都下已喧傳其技之妙。爾後每游京。必寓君家。君亦盡心款待。余不欲其日攪厨下也。密避之于逆旅。君遣人取行李而去。挽留不肯許歸。帆足翁晚挈家來京。在君家累月。學徒四來。請見者日多。翁頗厭之。君於東福寺內。就一團焦。修葺以居。翁服食器物。備以奉之。又朝夕問安。使翁游覽諸名勝。忘羈旅之苦。其厚於師友如此。君之於醫術。折衷漢洋。兼諳內外。而別出一

老谷曰。傳神之筆。

擊牙曰。此處安一奇字。有意無意而下。半篇無數字。皆從是而出。皆不若。

又曰。一句結束。前半篇極有頓挫。



幾軸不肯踏襲舊套。如琥珀。自古莫能療者。君則能療之。其他瘟疫用汞劑。鼓脹點生漆之類。不可枚舉。其精於術如此。初君之去鄉也。飄然一身。披短褐。負布襪。已到京。食貧。導引以糊其口。境遇困蹙。處之恬然。既請治者。遠近雲集。遂開一大門戶。京師雖廣。鑿者雖多。其起死回生。如君果有幾人。是知君有良相之量。故能為良醫也。業已為良醫矣。而自視歛然。西游瓊浦。見洋整某。上下其論。比角其術。居一載乃歸。時年五十有六。其老而益研究者如此。君為人。有奇膽。又有奇識。故其所見乎行事者。莫一不奇。不獨鑿

也。平日重然諾。樂振救。人皆慕悅。依賴焉。少時好飲酒。醉則奇談百出。聞者叫奇。四十以後。沈實寡言。手不復把杯。亦奇矣。客春正月。君突如叩弊廬。曰。吾將歸。隱故鄉。發軔有期。故來告別。余悲萍水之難再逢。而惜其奇之不可復見也。請數日之淹留。不可。僅信宿而去。誰知終為永訣也。可勝嘆哉。白野係延岡內藤侯封內。侯嘗聞君名。其歸也。輒召見之。大奇之。賜以月俸。其奇益顯。君以文久壬戌十二月廿五日病沒。享年五十九。葬海濱高爽之地。環植以花草。蓋遵遺言也。君居京多歷年所。鑿名籍甚。而一朝去之。輕



栗園文稿卷之三  
如一葉。何其果也。其意蓋謂天下机隍。與久於輦轂之下。不如速還樂國。優悠以全吾天也。是自非奇於。膽與識者。安能如此乎。易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君其有焉。嗚呼。曰野在豐。最為窮壤。而出奇膽奇識如君者。抑地亦奇矣哉。

聲牙曰。下半篇貫之以一奇字。膽奇識奇。莫所不奇。合以為文章之奇。墓表而有此結構。所謂化腐作奇。

老谷曰。前半叙性行。叙交道。叙伎術。井々有條理。後半駢使一奇字。任手翻弄。未段以奇膽與奇識

繳之。所謂兵以正合。以奇勝者。



此處有十條空白橫線，用於書寫。

跋



家君論文主達意。每教蘇等曰。文在氣。氣旺則意莫不達。後進學文者。須奔放自在。如駿馬之下坡。渴驥之飲水。不然優孟衣冠。何足為文乎。故其所結撰。豪健遒勁。意之所至。筆亦隨之。光燄萬丈。使人目眩。蘇刻苦學。而遂不能得步趨。猷秦武扛鼎絕贖。蓋以氣力出之也。蘇曩請刻文鈔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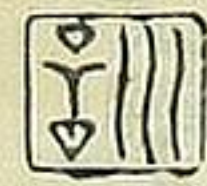


餘稿。今又積成若干卷。其體裁雖有不同者。其出達意則一也。嗚乎。家君之於文如此。其所養可知矣。今齡七十又五。能飲升酒。眼善讀蠅頭字。殆有馬伏波倚鞍顧盼之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

男

中村彝謹撰



先生學博識高。其文根乎六經原乎道義。莫此所以維持世教也。蓋能合文與道為一。不愧古立之矣。若夫博華好辯。字雕句繪。以誇耀一時者。不可與為先生之文也。

故琴長松幹敬讀僭評





淡路縣志  
卷之五  
風俗  
一、風俗  
二、風俗  
三、風俗  
四、風俗  
五、風俗  
六、風俗  
七、風俗  
八、風俗  
九、風俗  
十、風俗  
十一、風俗  
十二、風俗  
十三、風俗  
十四、風俗  
十五、風俗  
十六、風俗  
十七、風俗  
十八、風俗  
十九、風俗  
二十、風俗  
二十一、風俗  
二十二、風俗  
二十三、風俗  
二十四、風俗  
二十五、風俗  
二十六、風俗  
二十七、風俗  
二十八、風俗  
二十九、風俗  
三十、風俗  
三十一、風俗  
三十二、風俗  
三十三、風俗  
三十四、風俗  
三十五、風俗  
三十六、風俗  
三十七、風俗  
三十八、風俗  
三十九、風俗  
四十、風俗  
四十一、風俗  
四十二、風俗  
四十三、風俗  
四十四、風俗  
四十五、風俗  
四十六、風俗  
四十七、風俗  
四十八、風俗  
四十九、風俗  
五十、風俗  
五十一、風俗  
五十二、風俗  
五十三、風俗  
五十四、風俗  
五十五、風俗  
五十六、風俗  
五十七、風俗  
五十八、風俗  
五十九、風俗  
六十、風俗  
六十一、風俗  
六十二、風俗  
六十三、風俗  
六十四、風俗  
六十五、風俗  
六十六、風俗  
六十七、風俗  
六十八、風俗  
六十九、風俗  
七十、風俗  
七十一、風俗  
七十二、風俗  
七十三、風俗  
七十四、風俗  
七十五、風俗  
七十六、風俗  
七十七、風俗  
七十八、風俗  
七十九、風俗  
八十、風俗  
八十一、風俗  
八十二、風俗  
八十三、風俗  
八十四、風俗  
八十五、風俗  
八十六、風俗  
八十七、風俗  
八十八、風俗  
八十九、風俗  
九十、風俗  
九十一、風俗  
九十二、風俗  
九十三、風俗  
九十四、風俗  
九十五、風俗  
九十六、風俗  
九十七、風俗  
九十八、風俗  
九十九、風俗  
一百、風俗

明治十三年九月廿四日出版、權御願  
同年十月七日版権免許  
同十四年六月刻成  
定價金五拾錢

編輯人 滋賀縣士族 中村 鼎五

出版人 滋賀縣平民 藪 音次郎

滋賀縣下江州甲賀郡水口  
三百二十二番地住

江州 西 浦 九 兵衛  
京寺町 佛光寺北  
京寺町 三條北  
竹岡 文 祐  
川 勝 德 二 郎

發賣 書肆



|             |                  |             |             |        |             |             |        |        |        |        |             |                  |        |        |
|-------------|------------------|-------------|-------------|--------|-------------|-------------|--------|--------|--------|--------|-------------|------------------|--------|--------|
| 岐<br>阜      | 同<br>名<br>古<br>屋 | 高<br>野      | 長<br>野      | 山<br>梨 |             |             | 大<br>阪 | 東<br>京 |        |        |             |                  |        |        |
| 三<br>浦      | 川<br>瀨           | 梶<br>野      | 本<br>田      | 西<br>澤 | 内<br>藤      | 鹿<br>田      | 柳<br>原 | 前<br>川 | 吉<br>岡 | 松<br>村 | 牧<br>野      | 水<br>野           | 山<br>中 |        |
| 源           | 代                | 勘           | 東           | 勝      | 喜           | 清           | 喜      | 善      | 平      | 九      | 吉           | 慶                | 市      |        |
| 助           | 助                | 助           | 郎           | 郎      | 郎           | 七           | 衛      | 衛      | 助      | 衛      | 衛           | 郎                | 衛      |        |
|             | 京<br>都           | 上<br>野      | 大<br>津      |        | 八<br>日<br>市 | 高<br>宮      | 長<br>濱 | 金<br>澤 | 福<br>井 | 津      |             |                  | 大<br>垣 |        |
| 川<br>村      | 杉<br>本           | 村<br>上      | 豐<br>佳      | 小<br>川 | 奥<br>村      | 鳴<br>奇      | 北<br>川 | 中<br>村 | 鶴<br>崎 | 前<br>川 | 岡<br>崎      | 川<br>島           | 上<br>田 | 岡<br>安 |
| 龜<br>太<br>郎 | 甚<br>助           | 勘<br>兵<br>衛 | 伊<br>兵<br>衛 | 儀<br>平 | 末<br>吉      | 吉<br>三<br>郎 | 太<br>平 | 藤<br>平 | 治<br>吉 | 兵<br>衛 | 佐<br>喜<br>助 | 九<br>右<br>工<br>門 | 源<br>藏 | 慶<br>助 |

010190527463



